

巴基斯坦代表團很懷疑這個試驗期間是否已够長久，可使大會下屆常會對於臨時委員會本身的功用和效率問題作個決定。這是這個問題的一方面。

這個問題尚有遠較嚴重的另一方面。有人曾經代表某些會員國聲明過，它們將不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這種情形深堪扼腕。不但就它本身說如此，即從另一方面看起來也是如此。因為這些國家若繼續採取此種態度，那末臨時委員會便沒有多少機會來證明其本身有值得試驗的必要了。因此某些會員國的決定和聲明實令人深感遺憾。巴基斯坦代表團深切希望，一旦大會決定設立這個委員會以後，大家就會盡力勸導這些曾經發表過那個聲明的會員國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因為本組織的整個宗旨無非是要迅速有效地處理我剛才所說的那些問題，使世人能繼續對其工作及其行使職責的能力有更多信心。某些會員國對於設立臨時委員會問題所已表示的態度以及它們所擬採取的態度不能使世人對聯合國行使職責的能力有更多信心。

有人曾經很感慨地說過，某一羣會員國遇到大會所採取的決議不符合它們在討論那個問題時所表示的意見，它們照例便不準備合作來實施那個決議。

我不敢說各會員國在一切情形之下，對於所有一切問題，都必須實施或合作實施大會所採取的每一件

決議。這不是會員國的條件之一。若這是一個條件，許多國家也許便不是本組織的會員國了。

另一方面，若一羣國家每逢大會所採取的決議與它們的願望相反時便照例不願合作，我深恐本組織的生命不但將很短並將毫無光榮。

這件提案牽連到三件主要事情。某些國家雖已發表這樣的一個聲明，可是巴爾幹問題特別委員會或者仍能行使它當初設立時所規定擔任的職務。但因某些國家不願合作之故，朝鮮問題臨時委員會能否行使它的職務殊屬可疑。至就大會臨時委員會來說，若全體會員國不能合作使它勝利成功，那末大會應否設立這個委員會作為一種試驗措施，我就更其感到懷疑了。只須這些國家能在第一年試驗期間參加這個委員會，使其職務不超出正當範圍，並讓它在這個正當範圍內順利工作，沒有人看得出它對本組織或任何會員國有什麼危險。

巴基斯坦代表團雖感到許多深切疑慮，仍擬投票贊助現在大會面前的這件提案。

主席：經各位代表的一致同意，議程項目三的發言人名單現已截止。名單上的各位發言人將依照下列次序發言：波蘭、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法蘭西、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斯拉夫、荷蘭及埃及。我們現在休會，今晚八時再行開會。

午後六時三十四分散會

## 第一——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星期四午後八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 六七. 繼續討論大會臨時委員會之設立

主席：我請波蘭代表發言。

Mr. LANGE (波蘭)：我以波蘭代表團的名義，簡單說明——我強調簡單兩個字——波蘭代表團為什麼將投票反對這個關於設立大會臨時委員會問題的決議案。<sup>1</sup>

理由有三個：第一，我們懷疑設立這樣一個臨時委員會從政治角度看是否明智；第二，我們懷疑這個委員會是否符合憲章規定；第三，我們懷疑這個委員會是否有實際用處。

<sup>1</sup> 參閱文件 A/454。

我們心上所感到的政治和法律懷疑是彼此密切相關的。它們都基於下列一點，這個設立臨時委員會的提案如果獲得通過，本組織的基本結構就會改變。憲章所規定的本組織結構，一方面是安全理事會，負着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另一方面是大會，加上若干其他機關。

安全理事會是一個經常存在、隨時開會的機構。大會則依憲章第二十條的明白規定，每年舉行常會，並於必要時，舉行特別會議。換言之，大會不是一個隨時開會的機構。

大會和安全理事會兩者的權限確有若干重複之處。大會得討論屬於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的問題，並作成建議。另一方面，遇到危害國際和平與安全之爭

端或情勢發生時，各國既可向大會提出，亦可向安全理事會提出。

可是這個選擇卻為下面一項事實所實際影響：安全理事會經常開會，你可隨時前去，毋需等待，而大會則每年只舉行常會一次，或者有時候舉行特別屆會，必須等它開會的時候，你始可前去。這是本組織的基本結構之一部份。

倘使我們設立一個臨時委員會，擁有所提議的權力，那麼我們就破壞了這個基本結構。從憲章——本組織的根本大法——的觀點來看，我們這個舉動是不合法的，因為憲章並未規定可使大會成為一個經常開會的機構。另一方面，我還懷疑此項行動從政治角度看是否明智，因為不論許多政府提議並贊成設立這個臨時委員會的用意何在，事實上臨時委員會這個機構將和安全理事會競爭，足以損害理事會的權力與地位。許多代表團曾經公開表示這個意思。其他代表團則否認有這個意思。我其實並不想深究他們的用意。諺語云：“一切壞事，皆具善意”。

我所感興趣的是通過這個決議案的後果。這個後果無疑的將是設立一個和安全理事會發生競爭關係的機關。有一些代表團相信這就是這個決議案的用意所在，其實用意是否如此，其結果還是一樣的。

我研究一下當前的決議案之後，發現有一點，現在要把它提出，作為可以提出的許多其他各點的例子，來證明這個提議中的臨時委員會不合憲章的規定。我所指者是這個臨時委員會可“在其職權範圍內執行調查，及指派調查團……”。人家告訴我們說，這個臨時委員會是一個輔助機關。可是實際上該機關擁有廣大的權力：凡可列入大會議程的項目都可提出臨時委員會；臨時委員會並無特定議程，但任何未經大會討論的項目，都可提出該委員會。僅僅這些事實就足以證明這個委員會不是一個輔助機關。關於這一點，倘使還有人懷疑的話，那麼我剛才所提到的一個事實應當又是一個證明。輔助機關原是輔助機關。但我第一次聽到一個輔助機關還可指派其自己的輔助機關；照這個樣子，那麼臨時委員會所指派的委員會又可指派其他輔助機關，以此下推，永無止境。

我認為單從臨時委員會有權自行指派輔助機關這一個事實看，足證該臨時委員會實際上不是一個輔助機關，而是一個“永不閉幕”的大會的化身。因此，無論從法律的角度看，或者從政治的角度——改變聯合

國基本結構一舉是否明智——看，我們都要反對這個提案。

有一些代表否認這個提案的用意是要在基本上改變聯合國的結構。他們說，這個臨時委員會的作用，只是作為一種機構，達到技術上的便利。果真如此，我要問一句，我們要把那些項目列入臨時委員會的議程？本大會有六個委員會，其中四個早已結束工作。這四個委員會所建議的決議案將在以後數天內送由大會決定。其餘兩個是法律委員會和政治安全委員會。我了解法律委員會大約將在兩天的時間內結束工作。政治安全委員會雖有兩三個重要項目，尚待審議，但在下星期，也一定可以結束工作。因此，本屆大會議程上的所有項目，將由各委員會全部審議完畢，並將在不過一星期的時間內，提到大會全體會議。

所以我們把什麼項目列入臨時委員會的議程呢？只有一個項目至今尚未最後解決，此即巴勒斯坦問題。我們是否不欲在本屆大會內結束這個項目，而想把它列入臨時委員會的議程，等到下屆大會再作最後決定？我不知道其他代表團的意思何在，但就我本人來說，我要鄭重聲明，我堅決反對這個辦法，因為我覺得巴勒斯坦問題具有這樣一個性質，就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無論猶太人或者阿拉伯人，都有權要求迅速解決這個問題，不可再拖上一整年。倘使我們採取這條明智的途徑——我深信我們一定會如此——那麼我真不知道我們議程上尚有什麼項目可以列入臨時委員會的議程。那樣一來，臨時委員會就祇好等待將來提出的新項目，而如我以上所說的，成為一個與安全理事會相競爭的機關。

我認為本屆大會，沒有任何項目留給臨時委員會一事，就證明這個臨時委員會不單純是為謀技術便利而設立的本屆大會的一個輔助機關，此中有更深的意義在，換句話說，這個提案背後有着政治目的。這個目的——不論怎樣，設立這個臨時委員會的後果——將要如我所說，產生一個和安全理事會相競爭的機關。基於這個理由，我國代表團不能贊成當前這個決議案，而將投票表示反對。

我還要想補充一點。Sir Hartley Shawcross 今晚發言時說過，有一羣國家由於某種特殊的巧合，投票態度如出一轍。我所代表的國家是這羣國家中的一個。倘使 Sir Hartley Shawcross 曾經更正確地注意我們這羣國家的辯論及投票歷史，他也許稍稍修正了他的言論，而只說我們對一切基本問題的投票態度如出一轍。這

句話纔是不錯的。我現在要說明由於什麼特殊的巧合，使得我們對一切基本問題的投票態度如出一轍。

我們都很欽佩 Sir Hartley Shawcross 的淵博法律知識，但倘他在法律知識上再加一些歷史觀念，他當不難發現這個特殊的巧合是什麼了。這個特殊的巧合是這樣的：我們這些國家在第二次大戰期間都是德國侵略的對象，都會被德國軍隊佔領；納粹黨人在我們這羣國家內行動的殘酷與野蠻，非其在世界與歐洲其他地方的行動所可比擬。這個共同的經驗就是 Sir Hartley Shawcross 所說的奇怪的巧合。有了這個共同的經驗，於是下了一個共同的決心，我們今後決不容許一個同樣的戰爭、同樣的侵略、同樣的佔領重新發生，使我們這些國家再受到最近我們所受到的那種戰爭、侵略和佔領之害。

我們發憤之餘，知道一點：爲了維持世界的和平，我們需要國際瞭解與協議。因爲這個緣故，聯合國必須是而且應當是一個以達成協議爲目的的組織；我們不應當容許聯合國淪爲某數國政策的工具，用來對付另一國。

我們幾個國家，本於這個共同的信念，所以對於一切想要破壞或限制“大國一致”原則的企圖，都表示相同的態度。“大國一致”原則乃是聯合國的基石。

我們認爲大會當前這個決議案破壞了這個原則。因此，我國代表團將反對這個決議案。

有一些會員國可能不歡喜我們的態度，但是如果我國代表團以及其他同意我們態度的代表團，能够站立起來，堅決擁護把聯合國當作大家用來達成協議而不當做某一國利用來對付另一國的組織，倘使我們能够站立起來，繼續擁護大國一致原則，嚴防任何直接或間接的侵害，我相信久而久之，Sir Hartley Shawcross 及若干其他代表所代表的人民，一定會感激我們的。

主席：我請白俄羅斯代表發言。

Mr. KISELEV(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我已經在第一委員會裏詳細說明我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所以現在我只很簡單地說幾句話。

第一委員會以多數票通過了一個關於設立一個臨時委員會的決議案。這個決議案，現在提請大會予以批准。

白俄羅斯代表團認爲應當在這裏聲明一句，設立這樣一個委員會，是一項不合法的行爲，直接破壞了聯合國憲章。設立這樣一個臨時委員會，讓它擁有這決議案所規定的廣泛權力，將使該委員會侵奪安全理

事會的職權，可是在安全理事會內，最重要的問題是要依五大國一致原則來謀解決的，安全理事會根據憲章第二十四條，負有“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

美國代表團爲了要迴避安全理事會以及五大國一致原則或所謂否決權起見，於是提出這個設立臨時委員會的決議草案，所有五十七個國家的代表都將參加臨時委員會的工作。

這個新設立的委員會，由三分之二的多數來通過決議。它將成爲若干國家集團用來對付其他國家的工具，某些國家將用它來強迫其他國家接受其意志。大會如果通過這個決議案，將嚴重損害聯合國的立場，削弱各國人民爲爭取和平和安全而作的奮鬥。

我們不能採取這一條足以大大危害本組織的生命的途徑。所以白俄羅斯代表團現在宣布，基於剛才所說的理由，它將不參加臨時委員會的工作。

主席：我請法國代表發言。

Mr. PARODI(法蘭西)：說老實話，我本來是不預備參加辯論的；可是蘇聯代表今天下午的發言隨意引用我在第一委員會裏說的話。在這種情形下，我覺得最好由我自己來說明一下我國代表團的意見。

當第一委員會開始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我的確曾經對當前這個提案之是否合法表示保留。我曾作如下的保留：我說憲章第二十二條容許大會設立輔助機關，當前這個提案是根據憲章第二十二條而來的，所以我覺得第一委員會所設立的小組委員會必須仔細研究這個臨時委員會是否確是一個輔助機關。我曾經參加這個小組委員會的工作，覺得小組委員會已經很審慎的完成了這個使命。

當前這個決議案所規定的臨時委員會的組織法，在我看來，是完全符合輔助機關的定義的。實際上，憲章之內並無輔助機關這個名詞的定義，不過我覺得對於什麼才是一個輔助機關的問題，應當是不難協議的。第一個條件是臨時委員會的管轄權不得大於大會自己的。關於這一點，我不相信大家有任何異議。

有人曾經屢次向我們提到憲章第二十四條。該條規定安全理事會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負有主要責任。可是很少有人提到憲章第三十五條，事實上，那些反對這個計劃的人，還故意置憲章第三十五條於不顧。不過我也得承認，今日下午和今日晚上都有人提到憲章第三十五條。

依據憲章第三十五條，大會對於有關和平與安全的問題，享有和安全理事會平行的管轄權。所以大會有權把關於這種問題的工作付託一個下屬機關。

一個輔助機關的特徵在於其所奉有的權力的性質。當前決議案所授予臨時委員會的權力是非常有限的。它純粹是一個辦理初步準備工作的機關，本身不得向會員國或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建議。它祇可向大會提出報告書。這個報告書，和所有良好的報告書一樣，應當有其用處，並得載有若干結論；但是我不相信因為這一點而可影響其工作的初步準備性質。

祇有一點，可能令人略感猶豫，此即臨時委員會所奉有的調查權。一個替大會作準備工作的準備機關，應當可以從事必要的調查，這似乎是很自然的。不過該委員會所舉行的調查，有時可能非被調查國家所接受，在這種情形下，從事調查一事本身就含有一種決定權的意義。

當前決議案對於這一點已經有所防備。臨時委員會非事先取得調查工作所在國政府的同意，不得決定從事這種調查。不管怎樣，在討論過程中，有一點已經非常明白，臨時委員會關於這方面的權力，祇是一個建議權，其所邀請參加調查的國家，即使調查區域不在其國境之內，也得隨時拒絕同意。因此，臨時委員會所奉有的調查權並不改變它純粹從事初步準備工作的性質，這是很明白的。

此中最微妙的一點倒是臨時委員會和照章屬於安全理事會的工作之間的關係。當前決議案關於這一點訂有防範辦法，想為大家所知道。這個防範辦法足以使安全理事會對臨時委員會的實際工作，有最後決定權。我的意思是說，安全理事會祇要自己着手處理一個問題，就可隨時把該問題從臨時委員會的管轄權範圍內移出。各位都知道，安全理事會的任何理事，都有權要求把一個問題列入議程。倘使一個屬於安全理事會職權範圍內的問題發生，而這個問題的確有關國際和平與安全，我們沒有理由假定安全理事會會拒絕審議這個問題。因此，關於這一點所提供的保障是有效無比的。

安全理事會限制臨時委員會的權力及其作用，尚有第二個辦法，便是對一個問題設法覓致解決。這或許就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在安全理事會將近兩年的工作歷史中，我不相信任何一個代表團比得上法國代表團那樣努力，要替每一個問題覓致一個儘量客觀而能為安全理事會全體理

事所接受的解決方案。不幸得很，我們的努力甚鮮成效。有時看到某些代表團的意見很僵硬，看到某些代表團受着十分嚴格訓令的限制，以致任何覓取妥協的努力，似乎都不值得一試，我個人不禁為之心憂。倘使與會代表不留折衝的餘地，不作妥協的打算，任何國際會議都是徒然的。

幾天之前，有人曾在大會的第一委員會內，提出一個很清楚的例子。那個例子是和一個嚴厲責難某國政府的決議案有關的，該國政府也的確應該受到那種責難。可是這個決議案沒有獲得通過，因為某個代表團覺得它還不够嚴厲，以致最後結果遠不及本來可以預期的那麼好。

所以據我們的意見，安全理事會要限制臨時委員會的工作，自己必須努力修改自己的工作方法。

憑公道說，自從上屆大會以來，安全理事會的工作已有顯著的進步。各位都知道，安全理事會已有這樣一個慣例：一個理事可在表決時棄權，而那個棄權卻不作為行使否決權論。請允許我順便在這裏加一句話，這個辦法是我在上屆大會裏提出來的。

這是一項真實的進步。如果我們不注意到這個事實，不在這裏指出蘇聯代表團的功勞，那也是不公平的。

我覺得安全理事會應當繼續努力，朝着這個方向，改變其工作方法。

在結論時，我希望安全理事會能在這個方面表現足夠的進步，那樣一來，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實際就成為多此一舉。從根本上講，那也是我們當前這個決議案所能達到的最大成功。

總結起來，我們認為大會當前這個決議案所規定的臨時委員會的組織法並不違背憲章。我們認為它是一種試驗，我們也只把它視為一種試驗。這個試驗的結果是否美滿，要看該委員會的表現是否明智而定。法國代表團將盡其最大的努力，使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底於最美滿的成功。

最後，我們覺得安全理事會應當自己把工作作好，才能限制臨時委員會的權限與作用。法國代表團將本這個精神，投票贊成當前的決議案。

主席：我請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MANUILSKY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大會當前這個問題曾在政治與安全委員會內詳盡討論過了，要不是因為某些聲明必須加以答覆的緣

故，我本來不想再發言，以免耗費大會的時間。我不願意辯論，但是我要很坦白地說，烏克蘭代表團對於 Sir Hartley Shawcross 在這裏所發的言論以及他在設立臨時委員會如此一個重要問題上所表現的隨便態度，深表遺憾。我們大家都了解，聯合國的前途繫於這個問題的結果。

Sir Hartley 的發言，浮詞游語，徒託空言。他問蘇聯代表願否承認國際法院的管轄權，由該法院來決定這個設立臨時委員會是否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問題？Sir Hartley Shawcross 從前曾經提出過這個問題。當他在第一委員會內提出這個問題時，曾經得到了一個很詳細的答覆。可是此次他又似乎注意到了旁聽的觀眾，覺得如此提出這個問題，可以難倒蘇聯代表團。我現在願意答覆他的問題。

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規定了國際法院的任務範圍。倘使 Sir Hartley Shawcross 查一下該條條文，他可見到國際法院的管轄權包括下列爭端：(a) 條約之解釋；(b) 國際法之任何問題；(c) 任何事實之存在，如經確定即屬違反國際義務者；(d) 因違反國際義務應予賠償之性質及其範圍。這就是第三十六條所載的四點。

我請問 Sir Hartley Shawcross：這裏有沒有一句話規定國際法院負責解釋憲章？這裏沒有這句話，也不可能會有這句話，因為國際法院是聯合國的一個機關；聯合國由安全理事會和大會為代表，其地位駕乎國際法院之上。從這個觀點看，國際法院是沒有管轄權力的。法院審理兩造之間的爭端；憲章並且規定，倘使兩造都接受國際法院的裁決，這種裁決就對兩造有拘束力。可是 Sir Hartley Shawcross 要使聯合國成為一個被告，遇到任何有關憲章解釋的問題發生時，必須向法院上訴。憲章的解釋是聯合國的事，是大會和安全理事會的事。

我們現在討論這個問題的實體。Sir Hartley Shawcross 的輕鬆演說，及他對議程這個項目所表示的滿不在乎態度，似屬不當。事實俱在，而且事實是不可辯駁的。當政治及安全委員會討論這個設立臨時委員會問題的時候，六個國家的代表團宣布它們不預備參加這個委員會的工作。在這六個代表團中，第一個是蘇聯，它擁有語言各殊的國族區一百九十七種，其數目比聯合國的會員國數目還要多。第二，在這些代表團中，還有五個國家，如再加上蘇聯，其所代表的東歐人民共有兩億六千萬。假使人們對當前討論中的問題，及對這樣一個措施所可能引起的後果，抱着正經的態

度，就應當一問自己：為什麼東歐的兩億六千萬人民的代表如此堅決地反對設立一個臨時委員會。要互相合作就應當抱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求是的態度要求大多數會員反省一下：為什麼要把蘇聯代表團描寫成為死咬憲章文字的猶太經信奉者 (Talmudists)？我們不是猶太經信奉者，我們也不是以 Ignatius Loyola 原則為根據的政策信徒。

我們認為當前的這個問題非常嚴重，事關聯合國之存亡。我們為什麼拒絕參加臨時委員會的工作呢？是不是因為我們執拗倔強，是不是因為我們是猶太經信奉者？都不是。任何機關祇要是根據聯合國憲章設立者，我們都願意參加其工作；但是如果違反聯合國的憲章，設立一個機關，就請不要要求我們擁護它。

Sir Hartley Shawcross 提出一個很饒興趣的問題。他說你們祇接受你們所喜歡的建議，但拒絕接受你們所不喜歡的建議。這是不正確的！我們接受一切義務與一切建議，並且將繼續接受它們，因為我們在金山會議時自己答應願意接受了，但是我們所接受的義務和建議必須是符合聯合國憲章文字和精神的義務和建議。我們不擁護那些違反聯合國憲章的建議。這就是我們的答覆。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那些指摘我們以不公正態度來對待聯合國的人的行為。

昨天，在第一委員會討論西班牙問題時，我聽到有一些人發言替法西斯政權辯護，幾乎是否認了大會的建議，使我羞得不禁臉紅。在那個會議中 Sir Hartley Shawcross 以及美國代表團的代表都沒有站起來說：“够了——我們在這裏要遵守聯合國的憲章；我們在這裏要遵守大會的建議”。相反的，美國代表團的代表，卻替這種演說辯護。我不知道我們那次的會議有沒有西班牙共和國派的代表在場，可是我必須聲明，我以聯合國一個會員國代表的身份，覺得非常之窘，因為我們大家都知道，我們對不起西班牙人民。西班牙人民曾經獨力抵抗全部法西斯戰爭機器的攻擊，達兩年之久。

有一些人，曾經支持某種破壞大會建議的行為，現在卻來到這裏，就義務問題，教訓我們。我們遵守所有一切符合憲章精神的建議。

現在讓我來討論這個建議的本身。當前這個問題有着一個長久的歷史；它不是今天突然發生的。自從我們在金山會議簽字於聯合國憲章之後，這多年來，各方面曾有許多人，利用種種藉口，要破壞大國一致

原則。對於少數國家而言，這個“大國一致”原則是維護他們利益的最低保障。

當我們參加聯合國時，我們知道這是一個多數會員都反對我們的組織；我們知道多數會員都是站在英美集團一邊的。可是我們仍舊參加了聯合國。我還說下去。蘇聯有一個投票權，烏克蘭和白俄羅斯共有兩個投票權。可是我國是十六個共和國組成的，其中三個，即拉脫維亞、立陶宛、愛沙尼亞、還是國際聯合會的會員國。它們都沒有算為聯合國的會員國。我們接受這個事實。我們要和人家合作。

可是當我們簽字於聯合國憲章之後，還在墨瀋未乾的次日，就有人開始攻擊這個憲章了。這使所有擁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人，不禁大吃一驚。後來，在每一屆大會的每一次會議內，這種攻擊一再發生。請回憶倫敦吧。甚至在倫敦的時候，就有人提出了修改所謂“否決權”的問題。去年，在大會第一屆會第二期會議內，古巴提出了一個修改第二十七條的提案。後來，澳大利亞又提出了召開一個會議的提案。我們曾堅決反對這種提案。可是澳大利亞卻想覓致一種合法方式。

現在又如何？試過了各種辦法之後，現在有人藉口由於技術上之必要，以改進本組織之工作機構為託詞，要來修改憲章。可是改進工作機構的結果是什麼呢？結果把聯合國分成兩派了。六個國家未參加這個臨時委員會。這是從技術上“改進”聯合國工作機構的第一個結果。

我請大家仔細想一下，不要祇聽了杜勒斯先生那番很安詳的——我還要說——很虛偽的演說，就覺滿足。杜勒斯先生，笑裏藏刀，心懷叵測。可是杜勒斯先生的心意已被 Sir Hartley Shawcross 及 Mr. Evatt 不經意地詳細道出來了。

所有我們心頭最大的憂慮，那些迫得我們投票反對這些提案的憂慮，經過 Sir Hartley Shawcross 及 Mr. Evatt 的演說，都得到證實了。他們兩人都公開地說，安全理事會陷在癱瘓狀態之中，所以我們應當迴避安全理事會，將所有應當提出安全理事會的問題，提交大會。這就是現在的事實真象。很明顯的，這種提出問題的方式是不對的。它暴露了一個計劃，首先放出關於聯合國陷入癱瘓狀態和關於安全理事會陷入癱瘓狀態的煙幕。但倘我們提到安全理事會工作陷於癱瘓狀態一點，那末請問其原因何在？聯合國工作所以陷於癱瘓狀態者，是因為有人不斷地攻擊憲章，是因為憲章

內關於小國、殖民地人民、及關於聯合國組織的規定，幾乎逐日遭受破壞之故。我要很坦白和很真誠地說，聯合國工作所以陷於癱瘓狀態者，是因為一兩個國家企圖把聯合國作為遂行他們外交政策的工具之故。

烏克蘭代表團曾在大會第一次會議內說，恐怕這個臨時委員會將變成美國國務院的一個分支機構。經過了一連串的演說之後，烏克蘭代表團的態度不幸仍未改變。人家告訴我們說，這個臨時委員會確實是一個輔助機關。倘使這個臨時委員會具有大會的職權之外，還可侵奪安全理事會的職權，這是什麼輔助機關呢？何以故呢？因為英美集團在安全理事會中佔着多數，它們祇要援用憲章第十二條，就可決定把一個問題移到“小型大會”或者臨時委員會去，這些問題就會自動的移到那裏去，而小型大會或臨時委員會就成為一個上峯機關。這個所謂臨時委員會將駕於安全理事會之上。問題的實體，就是如此。

大會每年祇開一個半月的會。倘使臨時委員會的會議一年從頭開到尾，它是什麼輔助機關？我們知道英國歷史上曾有永遠開會的“長期議會”。大會是否會倒過來變成這種“長期議會”的輔助機關？

因為這些考慮，所以我們不能把這個機構看作為輔助機關。我們不妨假想，倘使在一些國家內，議會各個黨派，互相掣肘，工作無法進行，於是有一位議員提出一個提案，主張設立一個輔助機關，依照選區數目，各選候補議員一人組成，而稱之謂一個輔助機關。我相信這個提案一定會被大家認為荒誕不經，提案人可能被交付心理檢查。可是我們在這裏所處理的是一個更複雜的問題，這裏不是個別團體的利害衝突，而是各個國家的利害衝突，但大家卻很輕鬆地決定設立這樣一個由全體國家代表組成的機關，只要稱它為輔助機關就夠了。

杜勒斯先生告訴我們說，這就叫做平衡法和補償法。我要坦白地告訴杜勒斯先生，既不是平衡法，也不是補償法；這是聯合國瓦解法。

你們在這裏擁有多數。你們可以通過你們所喜歡的任何決定。我們曾經反對這個決議到底，我們還要在這裏反對，因為我們心上充滿着這個決議所牽涉的巨大責任感。當我們在金山市簽字於憲章時，我們知道憲章課予我們若干義務，嚴重的義務。我們並且知道，它也替我們保障了最低限度的權利。

你們可表決通過你們所喜歡的任何決議。但請替明天想想。政治領袖不能只顧今天；政治領袖應當瞻



望將來。多數不一定是對的。真理在伽利略 (Galileo) 的一邊，而不在 Ptolemaic 天動說信徒的一邊。我們在國際聯合會內指出德國法西斯主義正在佈置戰爭，我們告訴大家和平是不可分割的，而國際聯合會則以為可把法西斯侵略之鋒移向東方。但是國際聯合會錯了，當然，我們是對的，可是我們是少數。我們可向各位提出許多類似的例證。在各位未決定這個問題之前，我籲請各位想一想它的後果。

主席：我請南斯拉夫代表發言。

Mr. BEBLER (南斯拉夫)：關於這個“小型大會”問題，大家已經說得很多了，我祇略為說幾句話。

去年我們曾經看見有人直接攻擊憲章第二十七條，也就是說，攻擊大國一致原則。今年我們目睹一種“滲透”策略。我稱它為“滲透”策略，因為它的對象是憲章第二十七條的領域，換言之，就是大國一致原則；在這個領域中和在這個原則上，多數不能強迫少數。

他們去年白費氣力，未能侵入和佔領這個一致原則的領域，現在改用“小型大會”策略，圖從各方面侵入這個領域。

他們現在企圖侵入這個大國一致規則適用的領域，想在各方面侵奪本來可由而且應由安全理事會解決的問題；想藉“小型大會”策略來佔領這個可怕勁敵——即第二十七條——的一部分領域。

首先，這些人在第一委員會裏要各國代表相信這個改革提議是完全符合憲章的。我有一個印象，覺得在今天的討論中，他們對這個擬議的改革是否合法一點，說得很少。他們已經放棄了想含糊糊糊地改變大家所見的嘗試。現在他們想用政治理由來說服我們了。他們說多數原則是民主原則，是民主制度的基本原則，使我們相信多數總是民主的。

可是各位都知道——舉例來說——德國人民多數追隨希特勒；但這並不足以使希特勒成為一個民主人士。

有人企圖勸告我們說，只有多數才有智慧，並說多數的意見乃是人民最高聰明和最大才智的表現。

我可以向你們舉出隨便多少數目的例子，可是我現在只舉出一個例子，一個關於我國的例子。我想提及希臘的事，那就是我們在第一委員會和大會全體會議中所稱的希臘問題。

大家對這個問題都很清楚。事關一個小國的遭受武裝干涉。多數人決定允宜聽任那種干涉繼續下去。並且控訴那個小國——那個身受外國干涉之害的小國——的一些隣國。

這就是大多數的決定。這是一個明智的決定嗎？這是一個民主的決定嗎？這是一個道德的決定嗎？我要請教今天談及多數道德的 Sir Hartley Shawcross。

我從第一委員會那些不愉快的討論中走出來，在走廊上遇到了多數方面的一位代表，他對我說：“你為什麼如此勞神地要想說服我們？我們早已相信了。我們知道你們是對的，可是因為其他原故，我們卻投票反對了你們。”多數方面的另一位代表——他現在本人也在座——最近提到第一委員會內所激烈辯論的另一個問題時，向我說：“你們有理，我們有票。”原來你們多數的道德、智慧及民主精神，就在這個地方。

最近常常有人提出的另一個論辯，便是安全理事會的癱瘓。杜勒斯先生在第一委員會內用人的兩隻手，作生理的比喻，說如果一隻手缺少氣力或者癱瘓，另一隻手就須多做工作。

再舉希臘問題為例。安全理事會處理希臘問題已經超過一年之久，而尚未通過任何決議。另一方面，大會卻通過了一個決議案。你們以為那個多數決議案是解決希臘問題的方案嗎？你們真的以為希臘問題從此將不再存在嗎？

請看一下報紙。每天從美國報紙可以看到，希臘問題仍舊存在，拖延不決，而且愈來愈糟。下面是昨天的紐約時報所說的：

“同時，特派團工作所帶有的干涉意味，傷害了民族情感。右派在說什麼侮辱國家光榮的話，並說特派團並不真想結束內戰，而卻只想煽起戰火。”<sup>1</sup>

紐約時報這篇文章在說到 Mr. Dwight P. Griswold 的特派團時說：

“特派團一向受極左派——共產黨人——的仇視。現在許多商界中人，尤其是希臘社會最繁榮階層的進口商人，以及多數極右派的極端保皇黨分子和國家主義分子，也都仇視該團了。”<sup>2</sup>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從左到右，所有人民都反對外國干涉。不管你們的決議案怎樣，可是這種干涉仍在那裏進行。你們的決議案絲毫沒有改善希臘情勢，反而使它更糟了。

<sup>1</sup> 原稿引用英文。

<sup>2</sup> 原稿引用英文。

我已經在第一委員會內提出一點：你們的決議案甫經通過，立刻就有大批的希臘民主人士被宣判死刑。我要祝賀你們多數的明智、民主精神、及你們所找到的真理；我要就這些我們可以預見而且我們的確預見的後果向你們道賀。

但是經過了這件事之後，請不要再來告訴我們說，儘管多數的精神不好、不民主、不愛和平、不合乎人道，儘管多數的精神骨子裏只是某一個大國的精神，但是多數仍舊可以做出好的有益的事情。那一個大國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在所有的聯合國機關內——在大會內、安全理事會內、經濟暨社會理事會內等處——都掌握着多數。因為你們的精神是這種精神，所有你們的決定都抵抗不了歷史的發展；這個“多數”使得聯合國一切機關軟弱無能。

各位先生，你們在繞圈子，愈繞愈亂，一些小國在經濟上必須依賴一個富裕和強盛的大國，這種歷史條件就使得那個大國在這裏擁有一個多數；這個多數所通過的決議案迎合那大國的願望，從而使這個多數更加要依賴那個大國。各位需要作一抉擇，或是跳出這個圈子，或是留在其內。

美國報紙對這件事情說得很坦白。我指我們會議所在國的一家最大報紙而言。現在我引十月二十日紐約時報：

“美國方面承認至今為止，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美國大致聽任各國自由決定。美國已經表示得很清楚，它對各國是否接受美國所提關於設立小型大會及關於設立巴爾幹邊境委員會的決議案一事。非常重視；至若關於巴勒斯坦問題的決議，美國覺得那應該是聯合國的決議，不應該是美國的決議。”

所以各種解決方案之間有着這一個區別。有一些決議是紐約報紙所稱的聯合國決議，另有一些決議則是紐約報紙所稱的美國決議。今天你們要對一個有關本組織前途的基本問題，作一抉擇。倘使你們要的是——一個美國決議，請投票贊成“小型大會”。倘使你們要的是——一個聯合國決議，請否決這個辦法。

主席：我請荷蘭代表發言。

Mr. SASSEN (荷蘭)：荷蘭代表團不欲重複荷蘭代表在第一委員會中說的話。<sup>1</sup>關於設立這個臨時委員會之是否合法和是否需要，美國、澳大利亞、英聯王

<sup>1</sup> 參閱文件 A/C.1/SR.78。

國、巴基斯坦及法國代表團已在本大會內提出了有力的說明，荷蘭代表團也不擬贅述。

荷蘭代表團遠在一九四五年即認為設立這樣的一個輔助機關不僅在法律上是可能的，在政治上也是需要的；這番意見曾經紀錄在案。可是在一九四五年的時候，許多其他代表團覺得，當時關於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工作情形尚無經驗，故設立這樣一個機關，似乎為時過早。因此，我們料到我們的這番意見將不會能夠得到多數，這是我們所以撤回那個提案的唯一原因。當時我們不認為，現在我們也不認為，這個提案在兩年前為時過早；若說我們認為這個意見違背憲章，所以把它撤回，那更是絕不可能的事。

關於蘇聯代表今日下午所說的話，我不知道自從一九四五年以來，是不是有一些代表團變得不明智，另有一些代表團變得更明智。就我們來說，關於這個意見，我們的明智程度，始終如一。過去和現在一樣，我們之所以贊成設立這樣的一個輔助機關，目的無非是要盡量充實大會的機構，使得大會更能履行其職責。我們不懂一個條件更充實的大會怎能危害安全理事會的地位，或者損害理事會的威望。倘使任何人作這個假定，那也就是假定今後安全理事會的工作將繼續因為諸大國之不能一致而無法開展。可是大會或者臨時委員會過去既不曾今後也不會有權力來破壞安全理事會內的一致性。這個權力只操在那些握有所謂否決權的人的手中。

大會的機構充實以後，絕不會妨礙安全理事會職責之履行。

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說，國際法院對於這個決議案之是否超出憲章範圍，沒有管轄權。我不擬討論國際法院規約第三十六條的意義，但是我要請你們注意第六十五條。那一條說：“法院對於任何法律問題，如經任何團體由聯合國憲章授權而請求或依照聯合國憲章而請求時，得發表諮詢意見。”現在有人建議的正是如此：請法院發表諮詢意見，這無疑是完全合法的，完全符合法院規約的。

全世界人民和聯合國人民，對本組織及其一切機關，寄予極大的希望和期待。他們要和平，他們覺得我們的機構愈充實，和平就愈能夠維持。若說我們的機構愈不充實，和平反而愈容易維持，那是他們所絕不會了解的。

荷蘭代表團同意全世界芸芸衆生憑常識而產生的意見。所以我們將擁護這個決議案。



主席：我接到埃及代表的通知，說希望把他的名字從發言名單上移去。所以發言名單上現在已經沒有再要發言的人了。

我們現在表決文件A/454內所載的關於設立一個大會臨時委員會的決議案。

因無代表團要求舉行唱名表決，我們將以舉手方式表決。

該決議案以四十一票對六票通過，棄權者六。

## 六八. 朝鮮獨立問題：(a) 第一委員會報告書(文件A/447)；(b) 第五委員會報告書(文件A/461)

主席：第一委員會的報告書(文件A/447)載有提請大會通過的一個決議草案。第五委員會的報告書(文件A/461)提出了第一委員會那個決議案所牽涉的預算問題。

第一委員會的報告員，丹麥代表，將提出該委員會的報告書。

Mr. KAUFFMANN (丹麥) (報告員)：文件A/447是於十一月六日分發的，裏面載有大會當前關於朝鮮獨立問題的一個決議案。這個提案經第一委員會以四十六對零通過，棄權者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捷克斯拉夫、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南斯拉夫及波蘭諸代表團早幾日聲明過，第一委員會討論朝鮮問題時沒有朝鮮人民代表參加，所以他們不能參加投票。

鑒於時間已遲，本人提議將第一委員會的報告書以及該委員會提出的兩個決議案，視為業已宣讀。

主席：瑞典代表將提出第五委員會的報告書。這個報告書是為供大會參考而提出的，不需大會採取任何行動。

Mr. Bergstrom (瑞典) 宣讀第五委員會的報告書(文件A/461)。

主席：我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代表發言。

Mr. GROMYKO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蘇聯代表團鑒於朝鮮問題的重要性，認為也必須向大會全體會議說明蘇聯代表團對這個問題的立場。即使單單因為政治及安全委員會所通過並提請大會批准的這個決議案並不能夠解決朝鮮問題，蘇聯代表團也有

作此說明的必要。不僅如此，大家都知道，這個決議案是美國強迫該委員會接受的，祇有增加整個朝鮮問題的複雜性，因為它所根據的不是朝鮮人民的利益，而是美國的打算。過去和現在，這個朝鮮前途問題都為美國的打算所阻，以致得不到適當的解決。

蘇聯代表團曾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內陳述蘇聯政府對朝鮮問題的立場，並曾詳細討論這個重要問題的所有各個主要方面，以便幫助其他代表團認識清楚這個問題。我們所以那樣說明，因為蘇聯對朝鮮問題的態度常常被人歪曲。美國政府及其官方代表，在美國及在南朝鮮境內，常常從事這種行動。

因為蘇聯代表團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內已對這個問題作過詳盡的討論，當然蘇聯代表團不必在大會全體會議內重新詳細討論這個問題。所以我現在祇想涉及我們在討論這個政治及安全委員會決議案時發生的幾個比較重要的問題。我將主要論述蘇聯和美國關於朝鮮問題的提案。

首先，必須指出：根據一九四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莫斯科協定，美國、蘇聯、及英聯合王國都負有若干義務，後來中國也參加擔負那些義務；蘇聯政府曾經竭盡一切能事，希望嚴格遵照這些義務來找到一個解決朝鮮問題的辦法。根據莫斯科協定，同盟國擔保恢復朝鮮為一個獨立國，建立一個臨時民主政府，並創造一切必要的條件以利朝鮮的民主發展。

此外，大家都知道，在朝鮮境內駐有軍隊的美蘇兩國，根據莫斯科協定，還負有特殊的義務。這兩個國家，在一個根據莫斯科協定設置的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幫助之下，應當擬具適當的建議，送請四國政府審議，然後美蘇兩國政府應當根據這些建議，採取最後決議，來達成我以上所說的目的，即建立一個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

莫斯科協定對於兩國政府應該怎樣解決他們所將遇到的問題，也規定有各項辦法。美蘇聯合委員會在擬具建議時，應當諮商朝鮮的民主政黨及社會團體。這個規定是很容易了解的，因為擬訂一種決定朝鮮人民前途的決議，勢非參酌朝鮮人民的意見不可。

不幸得很，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工作甫告開始，立刻陷於停頓，這是因為美國第一步就拒絕履行我以上所述諮商義務的緣故。聯合委員會內的美國代表，不顧兩國所負關於諮商民主黨派及社會團體的義務，堅持要和那些反民主的而且抵抗莫斯科協定的政黨及團

體去諮商；他們堅決反對和南朝鮮的民主黨派及團體，如“全朝鮮勞工總會”，“全朝鮮婦女協會”，“全朝鮮青年聯盟”，“全朝鮮農民聯合會”（擁有農民會員逾三百萬人）等團體舉行諮商。

遠在美蘇聯合委員會工作的初期，事情就已經很明顯，美國根據莫斯科協定所擔負的義務，實際上祇是一種手段，因為聯合委員會內美國代表的行動和莫斯科協定所設想的完全相反。

蘇聯政府經由聯合委員會內的蘇聯代表，並由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致函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堅持嚴格實施莫斯科協定之必要。聯合委員會的工作，經過了從一九四六年五月到一九四七年四月的一段停頓時期後，又重新開始，可是由於美國對於諮商問題的立場，仍舊違背關於建立一個獨立民主朝鮮國的莫斯科協定，以致未能收到任何積極的效果。

因此，美國顯著地違反了它所擔負的義務，使莫斯科協定不克實施。我認為這一點有重新表明清楚的必要，因為本大會內的美國代表團步着朝鮮美蘇聯合委員會內美國代表的後塵，正在歪曲事實的真象，要將朝鮮問題所以至今不能得到解決的責任，推在蘇聯身上，然而大家都知道，美國代表團舉不出一項事實來證明這種論據及其一般立場。這是不足驚奇的，因為蘇聯代表團及其他幾個代表團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內所舉出的許多事實，向大家指出了朝鮮形勢的真象，暴露了美國迄今為止在朝鮮問題上所耍的欺騙手段，並證實了蘇聯所採立場的理由。蘇聯自始至終一貫堅持必須嚴格實施同盟國對朝鮮問題所擔任的義務。

我不能不指出美國國務院及朝鮮美蘇聯合委員會美國代表向報界發表的關於朝鮮形勢及聯合委員會工作的消息，一貫歪曲事實真象。歪曲事實已經成為他們的拿手好戲，因此，我們更其懷疑美國統治階層是否確具誠意，欲會同其他同盟國家，真正依照朝鮮人民的願望，努力建立一個獨立和民主的朝鮮國，來解決朝鮮前途問題。

關於這一點，美國國務院和美國駐南朝鮮的軍事司令部之間，好像在互相競爭。在所有這些別具用心的宣傳和喧譁的背後，我們不難看出美國想要撕毀那個依照莫斯科協定來解決朝鮮問題的全部計劃，而代之以美國自己的一套計劃。假使我們不根據美國官方代表的聲明來判斷，而根據事實來判斷，美國的計劃顯然是為它自己打算的。

蘇聯政府起初竭盡能事，要使美國和蘇聯嚴格遵行它們對朝鮮問題所擔負的義務，後來了解美國政府由於某種理由，不願實施那些義務，而在拖延和破壞美蘇聯合委員會的工作，乃於本年九月二十六日，經由聯合委員會內的蘇聯代表，提出其對於朝鮮問題的新提案。這些提案的實體是：朝鮮境內一切外國軍隊應在一九四八年初，全部撤出朝鮮。蘇聯提案由是規定：朝鮮人民應當自行解決內政，籌辦代議機關的選舉，建立朝鮮全國的政府，建立自己的軍隊，並依照民主原則建立國內的全部政治和經濟生活，不受外界的任何壓迫和干涉。誰都不難了解，這些新的蘇聯提案符合朝鮮人民基本的民族利益，因此也一定符合我們維持國際和平和安全的共同利益。

這些蘇聯提案徹底解決了朝鮮問題，一舉消滅了在實施同盟國所負義務上發生的一切困難和糾葛。同時，因為這些新提案給予朝鮮人民自行解決內政的充分機會，所以也是解決朝鮮問題最簡單的辦法。除此以外，蘇聯提案完全符合朝鮮人民的民族意識，其目的在滿足他們的民族尊嚴感；所以這些關於朝鮮問題的蘇聯新提案的意義將日益顯得清楚。

首先，這些蘇聯提案在朝鮮得到什麼反響呢？不出我們所料，朝鮮人民完全同意這些蘇聯提案。不僅一切民主領袖、民主黨派、及民主社會團體歡迎這些提案，甚至右派政黨團體的許多領袖也表示歡迎。這個事實見於過去數天的美國報紙的許多報導。例如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紐約時報所載 Mr. Rosenthal 的一篇文章，就報導了這一點。

只有朝鮮人民的死敵，只有美國駐南朝鮮軍事司令部所引為左右手的那些不可救藥的反動份子，才反對外國軍隊撤出朝鮮。這些人知道，一旦美國軍隊撤出南朝鮮之後，他們就不敢和他們自己的人民見面。他們願意出賣朝鮮，既批發，又零賣。他們願意出賣自己人民的利益，以取得他們外國主子的歡悅。

至於美國的統治階層呢，從本大會內美國代表團的態度，可以知道蘇聯提案的提出，實在出乎他們的意料，使得這些統治階層以及本大會內的美國代表團，為之手足無措。

至今為止，大家都知道，美國關於朝鮮前途問題的宣傳有一個要點，便是說美國深願外國軍隊在可能範圍內儘早撤離朝鮮。可是當這個關於一切外國軍隊撤出朝鮮的蘇聯提案提出時，美國不但不贊成這些提案，

而且竭力加以反對。由是，美國自己證明了它所說願意將其軍隊儘早撤出朝鮮的話完全是欺人之談。

當政治及安全委員會討論蘇聯提案時，美國代表團幾乎拒絕參加討論，只說一些不相關的話；這就證明了美國代表團甚至於不敢討論這些提案，因為它顯然明白自己不能對這些提案提出任何令人信服的反對理由。

同時，美國代表團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內則祇着重一點，其目的無非要使大家趕快表決它的提案，而我們都知道，那個提案和蘇聯提案有根本的不同。美國提案每一點都錯。根據美國的提案，外國軍隊從朝鮮撤退，不在朝鮮代議機關的選舉和朝鮮民主政府的建立之前實行，相反的，將是美國計劃中若干措施的最後一着。不僅如此，外國軍隊從朝鮮撤退也沒有任何一定的時限。其中有一個條款，並未要任何人擔負任何義務，祇規定外國軍隊應當儘速撤退，即使在選舉舉行和朝鮮政府建立之後撤退也無不可。提案人的用意何在，豈不是很明顯嗎？

因此，依照美國的計劃，代議機關的選舉——包括朝鮮國民大會的選舉在內——以及朝鮮全國政府的建立，將在外國軍隊駐留的情形下實行之。很自然的，這個辦法祇可能有一個解釋，便是想要一面舉行選舉，一面仍由外國干涉朝鮮內政，其目的在確保朝鮮美國軍事當局所向來引為左右手的人能夠選入代議機構，擔任政府職位。那些人是不折不扣的反動份子，所關心的不是本國人民的命運，而是怎樣替他們的外國保護人和他們自己謀取利益。

這整套美國計劃不容許朝鮮人民自由表示意願；同時它幫助朝鮮的反動份子反民主集團及政客繼續掌握權力，所以也符合那般人的目的。各位可以看到，美國的這種打算是很簡單的。可是問題在於美國打算並不符合朝鮮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我們維持國際合作的共同利益，因為實施美國打算，不會建立一個民主的朝鮮國，而會建立一個反民主的朝鮮國，那個國家並且將成為美國的附庸，實際上等於美國的一個殖民地。假使我們注意第一委員會決議案所根據的這個美國提案的性質，以及美國政府對蘇聯提案的態度，這個結論是不能避免的。

美國代表團顯然為了掩飾美國提案的真意起見，同時又提出了一個設置“聯合國臨時委員會”的提案，亦為第一委員會所通過。依照提案人的計劃，這個聯

合國臨時委員會之任務，是在選舉時期及在建立朝鮮全國政府期間，確保對朝鮮的控制。可是設置這樣一個委員會並不改變問題的實體。不僅如此，對於那些真正要建立一個民主朝鮮國、不口作花言巧語、胸藏反動陰謀、拿美國壟斷組合來奴役朝鮮人民的人，設立這個委員會的決定，便使這整套美國計劃更加醜陋，更加不可接受了。

設立這樣一個委員會是不可允許的，因為這個辦法違背了朝鮮人民民族自決的原則，結果徒然會使這個委員會變成一種煙幕，掩飾美國在南朝鮮進行着的片面活動。我已經指出過，那些活動的目的在把朝鮮變成美國的一個殖民地。假使我們根據美國的真實態度來下判斷，而不根據美國政府代表關於南朝鮮美國軍事司令部所採政策的官方聲明來下判斷，這個情形是很明白的。

我以上所說的話，如果拿美國軍隊進據南朝鮮以後美國軍事當局所實際採取的政策來看，都可以得到證實。蘇聯代表團曾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的討論中，列舉許多事實，證明南朝鮮的美國軍事當局在採行着一種反民主政策。美國在南朝鮮支持一些脫離朝鮮人民的反動小集團，並扶植這些集團的活動，以之對抗朝鮮民主黨派及團體。美國並且縱容一些半法西斯團體的恐怖活動，向朝鮮境內的民主力量公開挑戰，甚至於進一步殘害朝鮮民主黨派及社會團體的著名份子。

蘇聯代表團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內發表了許多聲明，舉出了許多事實，足以證實我以上所說的話。

南朝鮮美國軍事當局的這個政策引起了全朝鮮人民的義憤。例如，兩個月前，北朝鮮全國人民民主統一陣線（United Popular 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North Korea）就曾代表許多有關係的政治黨派及社會團體，致函美國和蘇聯政府，表示這種情緒。這封信內說：“……朝鮮最近情形的惡劣程度，比從前最反動跋扈時代的最黑暗日子，猶有過之”。這封信暴露了美國軍事司令部的反人民和反民主的政策。由於很明顯的理由，美國代表團對這個值得注意的文件繼續默不作聲。

全世界的報紙，包括美國的報紙在內，幾乎每天都有消息，報導南朝鮮反動和恐怖的半法西斯集團，在美國當局的支持下，行動愈來愈猖狂，並說全國人民——工人、農民及知識分子——的態度愈來愈不滿。這是無須詫異的，因為南朝鮮不比北朝鮮，一點民主

改革都未實施。多少世紀來，朝鮮農民夢寐以求的土地，本來是應當屬於他們的，至今尚未分配給他們。南朝鮮農民仍然無土地，而北朝鮮在進行了適當的民主改革之後，農民的狀況却已大不相同。在這種情形下，朝鮮農民怎會擁護南朝鮮的現政權呢？他當然不能擁護。

所以我們讀到曾經前往朝鮮採訪消息的新聞記者 Mark Gayn 所發表的消息，沒有理由感覺詫異；他在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三日的下午報上著文說：“……俄國人在結交朋友。我們却不然”。我們同意這位記者的話。

我還可舉出許多事實，證明南朝鮮工人的情況並不比農民的情況好。不過全世界都已經知道這個事實。南朝鮮工人因反對美國當局的政策及朝鮮反動傀儡的政策而舉行的無數次罷工及抗議遊行，都是工人境況的證明。

我們知道了這一些情形之後，會不會再奇怪為什麼許多往南朝鮮訪問的人都於回來後嚴厲批評美國軍事司令部的活動？甚至於許多美國人在考慮到目前南朝鮮境內的情勢時，也感覺憤怒。他們指出南朝鮮的情勢不僅不見好轉，而且是愈來愈糟，並且指出美國當局漠不關心朝鮮人民的命運。那位記者 Mark Gayn，描寫他與一位美國官員在談到朝鮮農民——當然是指南朝鮮的農民——的境況時，那位官員對他說：朝鮮人“已安於這種生活”。

如果所有這些事實都已經注意到了，我們就會明白為什麼美國代表團竭力反對大會在朝鮮人民選代表的出席下審議朝鮮問題。很明白的，它不敢聽朝鮮人民的聲音。很明白的，它不敢聽關於南朝鮮情勢的真象。蘇聯代表團則堅持這一點，因它認為我們如果不聽取朝鮮人民代表的意見，我們是無法審議朝鮮問題的實體的。

各位都知道，美國果然阻止了大會聽取朝鮮人民的聲音；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在沒有朝鮮人民代表的出席之下通過了一個決議案。這是漠視朝鮮人民利益的結果。這種決議違背朝鮮人民的民族尊嚴。

假使我們除注意到南朝鮮美國軍事當局的政策以外，還注意到若干美國官員關於朝鮮及其對美國重要性的聲明，美國提案的意義就將顯得更加明白了。

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的討論中，蘇聯代表團曾經提到 General Hodge 的聲明；他說美國已“在朝鮮紮穩了”並說美國人將留在朝鮮，直到使命完成為止。蘇聯代表團並曾提到前助理國務卿 General Hilldring 的

談話；他說美國軍隊如從朝鮮撤退，恐怕將在“東方引起嚴重的影響”。

這些人的坦白是必須讚揚的。這些談話幫助說明了美國的計劃，特別是其關於南朝鮮的計劃；朝鮮美國當局正在不斷使朝鮮成為美國經濟的附庸。政治上，美國擬將南朝鮮改變成為東亞的一個反動中心。地域上，朝鮮顯然被作為一種供美國利用的基地。難怪最反動的美國新聞機關已在強調朝鮮的戰略重要性，公開坦白地提到了這個基地可以怎樣利用，應當怎樣利用，以及可以利用來對付誰，和應當利用來對付誰。這些新聞機關從朝鮮向北並向西北探望。

這就是有人提議我們應當採用美國計劃來解決朝鮮問題的情形。這個計劃絕對不是為了謀取解決，反而祇會妨礙解決。很明白的，造成這種情勢的責任，首先應當由強迫我們接受這種計劃的人擔負。

這些人躲在聯合國這個名字的背後，企圖利用朝鮮來謀取種種與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毫無關係的利益。蘇聯今後將繼續不斷地暴露這些人的計謀。蘇聯今後將努力謀取對朝鮮前途問題的解決，不僅要符合朝鮮人民的基本民族利益，同時也要符合我們關於鞏固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共同利益。

蘇聯代表團早已在政治及安全委員會內指出，如果沒有朝鮮人民代表在場，大會不得審議朝鮮問題的實體，並不得通過決議。後來政治及安全委員會的多數會員決定要審議這個問題的實體，並通過了一個決定，所以當時蘇聯代表團曾經根據上述理由，聲明它不能參加對美國提案的投票。

基於同樣的理由，蘇聯代表團現在也不能在大會這個全體會議內參加對政治及安全委員會這個決議案的表決。

Mr. Aranha 離開主席位，Mr. Parodi（法蘭西）代行主席職務。

主席：我請美國代表發言。

Mr. DULLES（美利堅合衆國）：我們當前有第一委員會所通過的兩個決議案。第一個決議案是以四十一票對零通過的，第二個是以四十六票對零通過的。這些決議案的要旨是說聯合國現在要打開朝鮮問題的僵局。兩年以來，由於那個僵局之故，原來以為日本戰敗後立刻就會實現的朝鮮獨立，始終不克達到。至於這個形勢之起，則因為投降條款規定了北朝鮮的日本軍隊應向蘇聯軍隊投降，南朝鮮的日本軍隊向美國軍

隊投降。因此，這兩國軍隊就很自然的實行軍事佔領，直到現在為止，始終沒有切實的辦法，可使他們離開朝鮮，並恢復朝鮮的獨立。

美國原來始終以為朝鮮的獨立會隨着日本的戰敗而很快來到的。日本戰敗之後，我們和蘇聯代表在莫斯科舉行了一個會議，以期澄清因兩國軍隊之駐在朝鮮而引起的情勢。這個協定沒有奏效。各位代表剛才已經聽到蘇聯代表對於那個協定所以沒有奏效的解釋。我可向各位提出另一番解釋，可是我覺得向大會重述那兩年爭論的痛史，實有浪費大會時間之嫌。在那兩年中，美蘇聯合委員會對於開始諮商朝鮮人民一事也不能達成協議，因為我們對莫斯科協定中所用“民主”一詞的正確定義不能互相協議。僵局於是產生，到現在已有兩年之久了。那個僵局使朝鮮三千萬人民不能得到大家都認為是他們權利的獨立。美國起初想要召開一個包括蘇聯、英國及中國在內的四國會議——這四國也是朝鮮獨立問題協定的簽字國——但召開四國會議之議被蘇聯拒絕了，最後才把這個問題提到聯合國裏來。

我們已在第一委員會內作過長久的討論，基本上研究三點：第一，大會應否對這個問題採取任何行動？第二，這個行動應當就在現在採取呢，還是等朝鮮代表來到紐約之後採取？第三，倘使我們現在就採取行動，我們的行動基礎應當是先撤退軍隊後設立政府呢，還是先設立政府，後撤退軍隊？

關於第一點，大家甚少不同意見，僉認為僵局歷史已久，其他可用辦法都已用盡，所以聯合國應當出力協助朝鮮人民獲取獨立。於是我們進而討論第二點，這是一個程序問題：我們就在本屆大會開始呢，還是應當請朝鮮代表先來這裏舉行商討？

蘇聯代表團提出一個提案，主張我們在未採取行動之前，必須先迎接朝鮮人民正式合法選出的代表前來這裏，以便我們可以先聽取他們的意見。

這個提案顯然就是提議我們在本年度無所作爲。本屆大會閉幕在即，從朝鮮接來蘇聯代表團所稱的“朝鮮人民正式合法選出的代表”，在事實上是絕對辦不到的。

我要在這裏順便提到一點，所謂誰是“朝鮮人民正式合法選出的代表”問題，其本身就是我們所以要求大會採取行動藉以避免引起的一個問題。根據蘇聯及烏克蘭社會主義共和國在第一委員會內發表的意見，南朝鮮根本就沒有“朝鮮人民正式合法選出的代

表”，這種代表祇有在北朝鮮境內才能找到。所以這個提案的要旨，想在某一個時候——我不知道究竟是什麼時候——迎來幾個北朝鮮代表，至於全朝鮮人口三分之二所居住的南朝鮮卻不得派代表來。

這就是關於諮商的提案；這個提案會使三分之二的朝鮮人民沒有代表權，所以它是不够完備的。無論怎樣，要向大會本屆會陳述意見是來不及的了，所以這件事將又要拖長一年。

美國對蘇聯關於諮商的決議案提出了一個修正案，主張諮商與其在紐約會所舉行，不如由聯合國即刻派一委員會到朝鮮去，與朝鮮人民的代表舉行諮商。

這個辦法既可達到立刻和北朝鮮及南朝鮮人民諮商的目的，又可避免再等一年的時間。第一委員會以四十一票對零的絕大多數通過了美國提出的決議案及辦法。這樣，關於與朝鮮人民諮商一點，我們就有了有效的規定。

接着，我們討論最後一點，就是我們應當建議什麼辦法來打開僵局。我已說過，蘇聯提出一個決議案，向大會建議：佔領軍隊應當立刻撤離朝鮮，以便朝鮮人民在軍隊剛剛撤退的情況下建立他們的政府。

美國代表團認為實行這個辦法一定會替朝鮮人招致紛亂，也可能導致內戰，並且認為這個舉動不但不能使朝鮮人民享受自由、獨立、以及隨自由而來的一切福利，反而將使朝鮮陷入紊亂狀態中，多年不能自拔。我們認為合於條理的步驟固然是儘速終止對朝鮮的軍事佔領；但在日本佔領結束之後和朝鮮新中央政府建立之前，須由軍事佔領完成一種過渡橋樑的任務，等到這個任務完成以後，軍事佔領才能終止。

我們充分知道，而且也曾經坦白承認，即使是最好的軍事政府，也不是一個好政府。不過即使是一個軍政府，也總比沒有政府好。倘使軍政府是一個具有橋樑作用的臨時過渡辦法，以便將來建立一個穩定的朝鮮政府，那麼它也有繼續存在的價值。這種存在將由一個聯合國的代表委員會從旁主持和監察。聯合國委員會將在朝鮮實行監察，確保朝鮮立刻進行選舉，召開國民大會，然後建立政府。這個提案將按一個很迅速的時程進行，不能有任何拖延。提案規定，朝鮮選舉至遲當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三十一日舉行，然後軍隊應當立刻撤退，如果事實上可能的話，應當在九十天之內撤退，這樣，這整個程序將在從我們現在討論之日起的六個月內完成。

我還可以說，不撤退軍隊，而在駐軍維持的秩序下，先建立一個臨時政府，這個概念是蘇聯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簽訂莫斯科協定時所同意的了。莫斯科協定規定，先實施軍事佔領，由兩國聯合委員會諮商朝鮮人民，然後建立一個中央政府；祇有在這個中央政府建立之後——換言之，經過了一段託管時期之後——才允許朝鮮得到完全的獨立，並將軍隊撤退。

任何明智的人都知道——而且這也是一九四五年莫斯科協定的前提——一個合乎條理的程序，必須先有駐軍在朝鮮維持秩序。因為朝鮮並無任何政府維持任何秩序。首先須得有一個政府，從事維持秩序的正常工作。一俟任務達成，軍隊就當撤退。倘使軍隊在未完成任務之前撤退，朝鮮定將發生紊亂，甚至可能發生內戰，我們所欲幫助的朝鮮人民，又要飽嘗苦難的滋味。

這就是第一委員會絕大多數的意見。第一委員會以四十六票對零通過了一個提案，其要旨和美國提出的提案相似。美國提案主張派一委員會到朝鮮去，諮商朝鮮人民，迅速選舉代表，召開國民大會，建立一個能夠維持秩序的政府，然後再將軍隊撤退。

有人曾在第一委員會內說了許多話，一部份現在這裏重複提出來，只是措詞不那麼激烈罷了，其大意略謂南朝鮮的美國當局不是一個好當局。事實上，他們指控美國當局是一個壞當局，比日本當局還要壞，以各種政治罪名，實行大規模逮捕、暗殺及拘禁等等。

我已說過，我們認為任何軍政府絕不可能是一個盡善盡美的政府。我們認為祇要符合朝鮮人民福利的話，這種軍政府應當愈快結束愈好。最重要的，我們並認為應當派一個委員會到朝鮮去，代表聯合國，親自觀察當地的情形。我想我們大家在第一委員會內引為奇怪者是：雖然北朝鮮被形容得盡善盡美，簡直像天堂一般，而南朝鮮則被形容得如同地獄，但美國代表團卻是第一個主張聯合國應當派一委員會到朝鮮去親自視察當地情形的，而蘇聯代表團則是第一個表示不願和這個委員會發生任何關係的。

倘使這個決議獲得通過——我相信它會獲得通過——這個臨時委員會將往朝鮮去視察當地的情形。我知道它不會查得南朝鮮情形盡善盡美。但是它會查得在那裏的美國當局確在誠心誠意地替朝鮮人民服務，希望建立一個中央政府，然後希望歸國——愈快愈好。我可向各位保證，這也就是美國政府的希望。

有了這個方案及其迅速實施時程，我相信經由聯合國的斡旋，朝鮮人民可能終於得到他們已經等待很久的自由和獨立，而依聯合國的原則與理想來說，那也是我們應當幫助他們達到的。

主席：我請菲律賓共和國代表發言。

Mr. ROMULO (菲律賓)：我今天不預備重行討論當前決議案內所載提議的詳情。這個建議的各方面已經在第一委員會中詳盡討論過了，此刻我們並沒有什麼可以增補或減損原來論據的新穎意見。第一委員會已經通過一個決議，現在我們要來證實這個決議。

我只想向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代表團以及其他那些曾和蘇聯一起投票反對此決議案的各國代表團，提出一個誠懇的呼籲，要求他們重行考慮其態度。我清楚知道，我和任何人都沒有權利來質問任何代表團對某一提案怎樣投票，或應當如何投票。可是蘇聯代表團曾經一再表示，今晚 Mr. Gromyko 又重新那樣表示，謂蘇聯很誠懇地希望看到朝鮮獨立能在最短期間獲得實現，從這些表示看，我的這個呼籲也就有其提出的理由了。至少在這個最基本問題上，蘇聯代表團是和我們其餘代表團同心的。

蘇聯代表團對於程序問題的意見與我們相左——這當然也是出於誠意的意見出入。它堅持兩件事：一是關於本屆大會邀請朝鮮人民代表出席問題；一是關於佔領軍於一九四八年一月一日撤離朝鮮問題。這裏我們又必須指出：第一委員會之不贊成這兩個提案，並不就是說多數會員在原則上反對朝鮮人民代表參加我們的討論，也不就是說多數會員在原則上反對軍隊的撤退。祇因本屆會議為日無多，來不及正式選派朝鮮代表前來出席本屆會議。所以那個邀請朝鮮代表出席本屆會議的提案才遭受了否決。

倘使我們接受蘇聯代表團的提案，然後又堅持邀請朝鮮人民的真正代表，那麼我們就會造成一種情勢，在該項情勢之下，朝鮮代表參加我們討論一舉定要延到大會下屆常會才能辦到。蘇聯曾經表示希望朝鮮獨立儘速實現。那麼這個延遲也必不是蘇聯所願的。

顯然的，我們必須採取一個折衷辦法：諮商朝鮮人民代表的原則必須兼顧我們要在這個短促時間內採取一些積極行動的事實。當前的這個決議案，促請朝鮮人民選舉代表，組織國民大會，建立朝鮮全國臨時政府，就是這樣的一個折衷辦法。屆時我們便可請朝鮮代表和聯合國特別委員會就決議案所列舉的一切有



關朝鮮宣布獨立之前所必需的準備步驟等問題，舉行諮商。

這個程序符合代表權與諮商權。任何正直的人都必須了解，否決蘇聯代表團所建議的程序。是和遵行這個必要的規定不相牴觸的。

還有一個撤退軍隊的問題。我們雖對蘇聯做此慷慨的姿態表示讚揚，但是這個姿態似以挑戰精神出之，我們對此又不得不表示遺憾。我們認為朝鮮獨立問題是一個十分重要和嚴肅的問題，大家不可以利用它來向任何人挑戰和尋釁。

我們已經聽到美國代表團鄭重保證美國政府具有將軍隊撤出朝鮮的充分決心，可是撤退軍隊的價值不在於它是一種犧牲權利的行為，而在于它是有秩序的和平的促成朝鮮獨立過程中的一環。

由於我們和蘇聯代表團對這兩個關於朝鮮代表權和軍隊撤退的實際問題並無基本的爭議，所以我們認為確有很正當的理由，要以最誠懇的措詞，向蘇聯代表團提出呼籲和懇求。我們要籲請蘇聯代表團對於這個聯合國已經預備要在朝鮮做的工作，不要此刻就作不參與其事的斬釘截鐵表示。

這項工作對我們這個年青的組織而言是真正具有歷史重要性的事業。我國代表團欲重申其誠懇的希望，願蘇聯不要單因為方法的爭議，而就不參加我們這個實現共同目的的事業。

我提出這個呼籲，有人會說我太天真，太直爽。但我這個行動完全是為朝鮮不幸人民利益着想的，因為他們現在有成為權力政治犧牲品的危險。

雖然我們明知這個大對立局面的力量和性質，可是我們不能坐視朝鮮人民因我們的行動而陷入可怕的命運：一個沒有代表性的議會，一個四分五裂的政府，一個支離破碎的領土。

我請蘇聯代表團考慮到，朝鮮特別委員會的委員國多數都是朝鮮的鄰邦，他們致力謀取全亞洲解放的誠意並不下於任何其他國家。倘使蘇聯真如它過去常常所說，在這個艱鉅的事業上是我們真正的同志，那麼蘇聯政府為什麼不與我們在這個委員會內合作？倘使蘇聯代表團懷疑這個委員會今後工作的方式和範圍，那麼較好的辦法豈不是蘇聯加入這個委員會，供獻意見，參加討論，以求覓致共同的意見，或甚至於在必要時提出反對？

所以，在投票贊成第一委員會所提出的這個決議案時，我要清楚聲明我國代表團不排斥蘇聯參加聯合國朝鮮臨時委員會工作的可能性。該委員會之門向蘇聯敞開，我們歡迎蘇聯代表在那裏和我們一同工作。猶如大會討論雖也一再經歷困難和紛亂，而蘇聯代表仍在這裏和我們一同工作一樣。

主席：關於議程這個項目，還有四位代表要向大會發言。所以我看今晚是不可能結束朝鮮問題的討論了。

如果沒有異議，我們現在散會，並定於明晨十一時，繼續討論這個問題。

午後十時五十五分散會

## 第一一二次全體會議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星期五午前十一時在紐約佛拉星草場大會堂舉行

主席：Mr. O. ARANHA (巴西)

### 六九. 繼續討論朝鮮獨立問題

主席：我們現在繼續討論第一委員會就朝鮮獨立問題所提具的報告書（文件A/447）。

今早大會當前有一個新的文件，A/477，這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所提的決議草案。

我這裏的發言名單上列有七國代表：中國、捷克斯拉夫、南斯拉夫、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巴拿馬、波蘭及挪威。

為使大會工作順利進行起見，我想徵得大會同意，在今早第一發言人演詞告畢後，即行截止報告發言。

在中國代表發言的時候，請所有欲就朝鮮問題發言的代表，向秘書報名。第一篇演詞告畢後，本人即將發言人名單全部宣讀，如大會同意，即宣佈截止報名。

現在請中國代表發言。

蔣先生（中國）：第一委員會所提各建議，是該委員會經長期審慎討論所得的結果。在審議朝鮮問題的現階段，本人如將前經該委員會討論過的細節一一覆